



(五) 嚴嵩書 寫大禮箋三

嚴嵩詩集箋注

吳何敬書



上海廣益書社



(明) 嚴嵩著 鄢文龍箋注

嚴嵩詩集箋注

吳河敬書



廣陵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嚴嵩詩集箋注 / (明)嚴嵩著；鄢文龍箋注。—揚州：廣陵書社，2016.9

ISBN 978-7-5554-0611-2

I. ①嚴… II. ①嚴… ②鄢… III. ①古典詩歌—注釋—中國—明代 IV. ①I222.748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211903號

ISBN 978-7-5554-0611-2



書名 嚴嵩詩集箋注
著者 (明)嚴嵩
箋注 鄢文龍
責任編輯 胡珍 李潔
出版人 曾學文
出版發行 廣陵書社

揚州市維揚路 349 號 郵編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有限公司
開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張 28.75
字數 50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54-0611-2
定價 120.00 圓

序

劉曉南

近年來，因為工作的關係，多次往返於江西宜春學院。這所位於袁州古郡、禪宗五宗之馮仰宗發祥之地的高等學府，受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滋養，積澱深厚，學者雲集。鄔文龍教授，個中翹楚也。鄔文龍教授擔任宜春學院地方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是地方文化研究的知名學者，已出版《周德清評傳》《姚勉評傳》《正德袁州府志校注》《詩詞宜春》等著作，對江西地方歷史文化傳統有獨到的研究，蜚聲學林。忝為同好，相與談學論道，果然意氣相投，甚為愜意，我與鄔教授可謂一見如故。

年初，文龍教授告訴我，他歷時多年整理疏解的江西地方文化重要文獻《嚴嵩詩集箋注》，已經完稿，鏤版在即，約我綴數言於簡端。我對嚴嵩沒有任何研究，也不懂明史和明代文學，自然是對於《嚴嵩詩集箋注》本身，既無以置評，更提不出任何意見，然忝為知交，盛意難却，亦借此聊發所感云爾。

回想少時甫學，就從老師及上輩那裏聽來了『奸臣嚴嵩』的名號，至於何以為奸則只有一個印象，大概仍離不了專權誤國陷害忠良之類吧，後來又有戲曲影視的作用，幾十年來，這個印象似乎愈益強化，甚至僵化。一次偶然機會，讀到了嚴學窘先生《八十自述》（《語言研究》一九九三年增刊），這個僵化的印象受到了沖擊。嚴學窘先生是中國音韻學會的創始人之一，現代著名語言學家、音韻學家，學問德行聲名遠播，當代音韻學界親切地尊稱為『嚴老』。然世人很少知道的是，他的家族出於江西分宜嚴氏，與嚴嵩同宗。嚴老的回憶錄《八十自述》第一頁第一句話即『公曆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六日，我出生在江西分宜縣介橋村』，接下去就可以看到『我村

嚴姓祖先嚴嵩』之類的話了。

嚴老接着說：『我在小的時候，江西人，尤其是分宜人，不相信史書記載和舞臺上的形象就是歷史上嚴嵩的真面目，并因此產生逆反心理，大有為嚴嵩鳴不平的意思。』又說：『歷史上的嚴嵩到底是個什麼樣子，值得深入探討。近些年來，由於學術空氣的活躍，國內外史學界已有人開始重新研究這一課題。一九八七年，分宜縣還專門召開了關於嚴嵩的學術討論會，與會者本着實事求是的原則和百家爭鳴的方針，發表了很多不同的看法，并希望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兩段引文均見《語言研究》一九九二年增刊第一頁）

讀罷這段話，我極力想從腦海中拼湊一個真實的嚴嵩，總是蒼白無力，混頓不清。去讀《明史》之嚴嵩傳，讀到的是『嵩竊政二十年，溺信惡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為奸臣』諸語（《明史》卷三〇八），好像這個奸臣是被兒子害的，叫人更形疑惑。我於是上網搜尋，確實看到了另一種景象：為嚴嵩鳴冤者的確大有人在。有說嚴嵩是個好官的，有說嚴嵩只是權臣不是奸臣的，諸如此類。他工書法，善詩文。少年勤學，十九歲中舉，二十五歲進士及第，六十五歲拜相入閣，主持朝政二十年，在『伴君如伴虎』的時代，侍奉號稱最難侍奉的嘉靖皇帝如此之久，若無過人之處、非常之行，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即使如此，終難逃被皇帝拋棄，滅子褫官，寄食墓舍二年，病革，振筆書下『平生報國惟忠赤，身死從人說是非』，擲筆而亡，却也算個悲劇人物。

於是我想，歷史，後人何曾親自目驗？還不是從史家記述間接得來。悠悠數千年，齊太史簡、晉董狐筆，畢竟不多，曲筆之史、逢迎之臣也並不少見。史書，到底深藏了多少謎團；歷史，到底掩蓋了多少真相？因此，考據求證，給歷史一個真實，實事求是，還歷史一個正義，不正是我們應當做的嗎？

我對嚴老『深入探討』歷史上真實嚴嵩的倡議深有同感！

我贊賞文龍教授校箋嚴嵩詩集！

嚴嵩詩稿雖多，但後世輾轉刊刻，散見於《鈐山堂集》《振秀集》《直廬稿》《南還稿》諸集，四庫不為收編，僅留存目，始終沒有編成完整的詩集，更無箋注面世。二〇一二年楊璐校點《嚴嵩詩集》面世，纔填補了詩集這一空白。現在，鄔文龍教授以楊本為底本加以箋注，除一般的語詞文意精加考辨注釋外，還參照各種嚴嵩年譜，對嚴詩作了繫年，完成了《嚴嵩詩集箋注》，填補了箋疏的空白。

書云『詩言志』，志之所之故能發言為詩。嚴詩計一千零八十八首，內容涵蓋其一生八十餘年，有落魄，有勵志，有失意，有得意，有清苦，有奢豪，有成功，有失敗，有高峰，有低谷，乃至有權謀，有機警，人生百態，五味雜陳，讀之品之，一個『性格嚴嵩』幾可呼之欲出。

毫無疑義，鄔教授這部嚴嵩詩集的箋注面世，踐行了嚴老的倡議，提供了『深入研究』的第一手資料，可以預期，其於嚴嵩研究乃至於明史、明代文學的研究將與有功焉。

二〇一六年八月八日於上海

序

商 傳

中國自從唐、宋以後，士大夫身居高位者多以詩文爲集，以示清雅。待到明中葉以後，士大夫更多以山人自居，表示出對於官場的厭倦，只是這種厭倦並非他們的真意，而不過是一種自我的標榜而已。嚴嵩算得上是這些士大夫當中最爲突出的一位，他曾經以清雅的高士享譽士大夫當中，却最終以「濟惡」「貪營」而名列《奸臣傳》。我以為這是嚴嵩個人的悲劇，也是明代官場政治的悲劇。

嚴嵩的少年時代，是以才子聞名的，考中弘治末年進士，得選翰林院庶吉士，肄業授翰林編修。但此後不久，他因父母先後病逝，居喪守制，在家鄉分宜鈐山之麓建「鈐山堂」，前後近十年時間，著詩文於其中。無論他是否出於有意的躲避，抑或出於「養望」的目的，這十年畢竟是他沉於詩文的十年，因此他在詩文上能與李夢陽輩「前七子」相唱和，但他又並不囿於七子的復古，與士大夫們有極廣泛的交友，一時「天下以公望歸之」。這一段家居生活，也便成爲日後嚴嵩進入官場的資本。而日後他重入官場所表現出的嗜權、貪婪、希幸固寵，與鈐山讀書著述的十年竟有如此巨大的變化，不得不令人對其人品及歸隱鈐山產生諸多懷疑，這大約也是後人視之爲「奸臣」的原因吧。

前些年參加了兩次關於嚴嵩的學術研討會，會上一些人包括嚴氏的後人對嚴嵩名列「奸臣傳」提出異議，也有人認爲應該對嚴嵩的詩文、書法成就予以肯定。我不大同意爲嚴氏「平反」的主張。其實所謂「奸臣」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政治概念，這其中被加入了更多的道德標準，即我們的前輩王毓銓教授所說的「嚴嵩品格」，與另

一個極端的『海瑞品格』。但是人品反映到官員的政治生活之中，就難免成爲區別『奸惡』與『良善』的標準。在世宗一朝，嚴嵩的固權擅政，倚靠的是對世宗的忠媚。他在入閣之初，爲御史彈劾時，曾經辯解說道：『臣之心事，有皇上知之而臣下不及知，有在廷臣僚知之而遠方不及知者。』（《明世宗實錄》卷二九九，嘉靖二十四年五月乙丑）這是極微妙的辯解，嚴嵩將自己置於惟君所知的地位，難怪他能够屢被彈劾而不倒，也因之而被視爲奸佞。但其實說到底，這不過是政治上的權術罷了，政治人物誰人不用權術？我始終認爲嚴嵩是一個政治品質不端的老謀深算的政治人物，加之幼年家境的貧寒令他對財富有較別人更大的貪欲。以此而論，又如何能爲之『平反』，或究竟『平反』爲何等的人物？數百年來形成的嚴嵩的臉譜已經深深留存於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之中，又如何能够改變？

我認爲真正值得我們反思的是如何纔能够做到用歷史主義的態度去評價嚴嵩這樣的歷史人物。按中國傳統觀念，一貫是因人而廢事的。倘若是被視之爲『奸佞』的人，即使有再好的詩文，再佳的書畫，也往往爲人所避之而猶恐不及，將那些作品統統摒斥了。

嚴嵩的詩文，雖然不及於七子、茶陵的成就，但亦絕非平庸之作，就如《四庫全書總目》所稱：『嵩雖怙寵擅權，其詩在流輩之中，乃獨爲迥出。王世貞《樂府變》云：「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亦公論也。然迹其所爲，究非他文士有才無行、可以節取者比。故吟詠雖工，僅存其目，以明彰瘡之義焉。』（卷一七六《別集存目三》）終究還是摒棄不錄。這是極不應該的事情，張顯清先生當年作《嚴嵩傳》，對嚴氏其人基本否定，却也稱之爲『詩壇一秀』。待到清初的文人士大夫，自己未必有民族的氣節，却唯恐因嚴氏壞了名聲，寧指之爲『奸臣』，云：『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明史·嚴嵩傳》）不過以示自我的清白。嚴嵩的詩文不爲所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我以爲文學的選擇或可繇之，而史學却是絕然不可的。嚴嵩自成化十六年（一四八〇）出生，至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病逝，前後八十七年，歷經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且於嘉靖朝入閣前後二十年，不僅相交而見知者有李夢陽、何景明、王維禎、王廷相、顧璘、邊貢、唐順之、崔銑、楊慎，更有位高的王鏊、王守仁，在與諸人的交游唱和之中，留下了大量獨具時代價值的作品，或雖多爲吟風弄月之作，却是那個時代背景下的產物，也離不開那些文化、政治重要代表人物的活動。而且官居中樞之要，與世宗所近，亦非他人可比，其所經歷的時代政治爲有明一代絕無而僅有，因此對一部《鈐山堂集》，我們固可論其詩文的『清雅有志』，更可以見其中凸顯的那個時代的政治歷史的背景。

《鈐山堂集》是一部重要的明人文集，鄒文龍先生在古籍整理與文學史的研究中是卓有名望的，他立志對嚴氏的著作整理箋注，正是對那一段歷史的探求，正所謂其精神更在詩文之外。這部《嚴嵩詩集箋注》是文龍先生多年心血的成果，是一部追求歷史真實的力作。令我感到敬佩的還不僅在於文龍先生的學識功力，更在於他的膽氣。人們皆知當年鄒氏與嚴氏的關係，文龍先生以鄒氏之後而以數年時間心血箋注嚴氏的詩作，并不在意人們的不解，只是以公正的態度正視歷史去探索求真，終於成此力作，我以爲這纔稱得上是真正學者的精神。

今日，這部《嚴嵩詩集箋注》終於出版問世，文龍先生命我爲序，我實在難承此命，僅以上的文字，以表示我對文龍先生的敬佩之意。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於北京

秀麗精警 鮮出其右

——明代嚴嵩詩言述

鄒文龍

《嚴嵩詩集箋注》，以綫裝書局二零一二年版楊璐校點整理的《嚴嵩詩集》為底本，以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四年自刻本《鈐山堂集三十二卷附錄一卷》為參校本，以嘉靖戊午（一五五八）刊，南京大學藏，標有「彭澤汪辟疆藏書印」「汪辟疆捐贈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等印記的《鈐山堂集四十卷》為對校本，綜合進行箋校。

《嚴嵩詩集箋注》，是在前北京古籍出版社總編輯楊璐校點整理的《嚴嵩詩集》基礎上歷時三年箋注的第一個版本。共收入詩歌一千零八十八首。二百餘年來第一次出版，其中編入的《南還稿》，乃臺北藏明代嘉靖孤本，實為四百五十年來首次出版，獨具研討價值。

嚴嵩（一四八〇—一五六七），字惟中，號介溪，又號勉庵。明成化十六年出生於江西袁州府分宜縣城北介溪村，卒於嘉靖四十六年，享年八十七歲，官至內閣首輔。明代著名權相，《明史》將其列入《奸臣傳》。此次以楊璐校點整理的《嚴嵩詩集》為底本，進行詳細箋注，意在為研究嚴嵩和明史者，特別是明代文學研究者以及明代詩歌愛好者，提供必要的客觀資料，以期還原其本來面目。

嚴嵩的詩歌，博採衆長，清麗平和。雖身居高位而句不驕，然詩處激流却坦蕩蕩。其詩乃明代中晚期詩壇上之一縷清澈陽光。遺憾的是，兩百多年前，《四庫全書》未收入嚴嵩集，祇在《存目提要》中述及：嚴嵩「詩在流輩

之中，乃獨爲迥出。王世貞《樂府變》云：「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亦公論也。」^(一)但正從此可以看出王世貞對嚴嵩詩作的客觀認同，亦足見清代總裁和坤與總纂官紀昀對嚴嵩詩作的客觀肯定。明代大學者顧東橋曾云：「弘治以還，（嚴嵩）翩起挺望，南北承學，翕然成風，宗爲領袖，南楚則介溪先生稱特焉。」其詩歌藝術成就可見一斑，其當代影響可窺一豹。

嚴嵩八十七年的一生，於其詩，如影隨形。這裏記錄着其十年苦讀，這裏呈現了其仕宦生涯，這裏和盤托出其喜怒哀樂，這裏甚至讓讀者聆聽到其臨終絕筆。

嚴嵩雖出身貧寒却學習聰慧，「於書過目不忘」，「屬對輒有奇語」^(二)。其詩作對仗工穩精妙，其詩風澹雅清新。

其詩歌創作大體經歷攻仕、隱仕、出仕、鼎仕、致仕五個發展階段。讀書入仕，艱苦卓絕；隱忍苦修，清新自然，廣泛交游，博採衆長；山水寥落，摯情僚閣；應制漸多，逐入低谷，平正典雅，大家軌範；贈酬告別，返歸田園，自然樸實，情真意切。

嚴嵩詩歌內蘊豐富，佳句俯仰即拾。其詩或寫景，或詠史，或因事感懷，或交游酬贈，或臺閣應制。突出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感貧觸病，深骨入髓

因爲少年貧困，由於身羸體弱，其對貧病的感慨，在詩作中抒寫得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如入其境。

《四十歲初度》：「受氣素薄弱，既長猶尪羸」；初入仕途：「一官繫籍逢多病，數口携家食舊貧」（《感

〔一〕《四庫全書總目·存目三》。

〔二〕唐龍《歷官表奏序》。

述》)，『闕下簡書催物役，鏡中癯貌愧冠紳』（《將赴京作》），『地僻柴門堪繫馬，家貧蕉葉可供書』（《奉酬空同先生垂訪見貽》）；同官聚會：『海內故交誰在眼，病來癯貌獨憎予』（《叙舊見貽》），『多病祇憐癯骨在，素心惟荷故人知』（《酬陸司業見寄秋懷之作》），『勝會正看鵝作侶，瘦軀翻訝鶴同形』（《修瀛洲之會限韻得詩》）；病到晚年：『風雲自幸逢明世，羸病那知介晚齡』（《生日自述》），『病來漸覺形容老，靜後渾於歲月忘』（《除夕作》）。

二、交游閑逸，清新澹雅

或如：『鳥下溪田熟，鐘鳴谷寺幽』（《行次舊功德寺作》）；或如：『魚筍供常宴，朱鉛校古書』（《和郭司業官舍閑詠》）；或如：『誰擬著書忘歲月，尚看揮翰落雲煙』，『興至故應忘主客，官閑真得似神仙』（《贊治堂賞蓮》）；或如：『坐闌紅燭談猶健，折贈瓊枝意自重』（《夕會顧宮諭兄姑蘇驛下》）；或如：『身健底須求大藥，眼明猶復理殘書』（《寄贈槎溪王翁》）。

其詩句，時見清新澹雅，時顯閑逸之風。

三、官酬故念，情真意切

無論是『空江歲晚無來客，遠道情深獨見君』（《喜友人至》），『芳草不堪頻送客，暮雲何處獨登臺』（《贈寇京兆》），還是『漸老不堪仍送別，後期何地更傳卮』（《贈別汝湖學士》），抑或『海內交游同骨肉，天涯涕淚各參商。關山落日雲千嶂，河漢懷人水一方』（《大司成陸公枉駕鈴山草堂》），這裏有官場的應酬之作，這裏更多的是對懷念故交的真情表達。真情實感，情真意切。

四、炎涼世態，慨悟警醒

身歷官場，風波雲湧；面對世態，無限感慨；置身炎涼，警示未來。真是『賓館寂寥寒榻在，吏情涼薄故人

知』（《簡尚賓將歸賦贈》）；感嘆「同里衣冠知己少，外臺風紀拜官榮」（《送李若溪僉憲》）；遺憾「黃花似與秋期約，塵世難逢笑口開」（《登春臺貽錢別駕》）；可惜「過從無俗客，迂僻少深交」（《讀易》）；流連「舊日綈袍仍戀戀，百年塵路苦匆匆。華軒濫處真慚鶴，世網難羈獨羨鴻」（《致政劉光祿偶見遂別賦贈》）；難料「塵世浮踪難自定，故人歡好已全疏」（《寄朱給諫伯雨》）；警示「老境正逢開口笑，畏途誰得乞身還」（《送大司寇周公致政》）。

嚴嵩不愧飽讀經書，老於世故。對待政治問題，常常顯出其縱橫捭闔的處世遇事才能。在其詩作中，遇朝野大事，往往精於回避，但并不是一味杜筆不抒。有時亦流露出對名將的仰慕，「皋夔事業待經邦，韓范威名先震虜」（《子昂馬圖題贈大梁李中丞》）。

顧東橋認為：「其詩奇興情遠，結體溫厚，意身妙解。」其寫景，細膩婉曲；其詠史，啾啾惆悵；其因事感懷，喜怒哀樂，五味雜陳；其交游贈酬，真摯自然，老道圓潤；其臺閣應制平正典雅，不失大家規範。

縱觀嚴嵩之詩，其平和清新之風格，有如楊柳之風撲面而來。或因辭藻的選擇清新淡雅；或由意象的選取清麗自然；或緣於情感的表達平和溫婉。其詩藝臻嫻，乃入庖丁解牛游刃有餘之境。因情景交融，意境表達自然圓渾；因白描熟練，意境描繪躍然紙上；因剪裁簡練，意境構圖如詩似畫；因比擬誇張，意境行雲流水。其洗練沉達之韻實如開鑿老酒回味無窮。吟詠之時，朗朗上口，足見聲律技巧之嫻熟；琢磨之餘，典故化用，方顯學識功底之深厚；品味之閑，深邃幽遠，正得益於烘托手法之高超。

總之，隨着時間的推移，隨着歷史的沉澱，從文學的認知角度，將有更多的讀者，在浸淫其詩時，會有更多的發現。畢竟詩人孫偉說過：「其格致高古，韻度深遠，略無齊梁以下光景及近時膚脆之習，疑其有從人手處而氣機圓轉，精彩華妙，往往自見於繩法之外，有非前人漂沫所沾泥。蓋自漢魏以來，作者門戶闖闖已熟，而思以奮自

起，立別爲一體者。』難怪王廷相在嘉靖十二年爲嚴嵩《鈐山堂集》作序時更進一步稱贊道：『文致明潤宛潔，揆之歐陽子，稍益之奇，未嘗不嘆服；其體格古雅而卒澤於道德之會也。』其敵對——被譽爲後七子之冠冕的王世貞，雖一直對嚴嵩評價頗低，但在撰《明詩評》時，却仍然對嚴嵩早期詩作甚是推重。其爲言：『嵩詩少年如碧苕依依，水清石見；春雲綴空，濃淡有情。』〔一〕晚明何良駿在撰《四友齋叢說·詩三》時，更是贊賞有加：『秀麗精警，近代名家鮮有能出其右者。』〔二〕胡應麟特別推重嚴嵩的七律，在《詩數》中許之爲弘正之後、嘉隆之前的第一人。〔三〕

嚴嵩的詩歌數量之可觀，當與李白、杜甫相媲美，品質之可賞，日入其裏，細加咀嚼，當有意外收穫。當然，『好雲無處不遮樓』。我們在充分肯定嚴嵩詩歌的成就時，自然應清醒地看到其詩歌創作的缺點與不足。諸如表達情感過於直白，記錄皇上賜贈物品極盡能事，致使閱讀時乏而少味，偶缺美感。全書的箋注，囿於資料缺乏，限於個人水平，疏漏、錯誤之處，恐當難免。雖傾全力而爲，反復斟酌，屢易其稿，尤惴難逸臆測失當之譏。讀者幸寬其愚妄，立候賜教。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八日初稿於宜春抱樸行藏閣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八日的稿於北京朝陽丘壑居

〔一〕《明詩評》卷一，《叢書集成初編》二五八三册影《紀錄彙編》本，第三十二頁。

〔二〕何良駿《四友齋叢說》卷二六，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二百三十九頁。

〔三〕胡應麟《詩數》，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版，第三百三十七頁。

箋注說明及凡例

嚴嵩一生的文學創作中，與詩歌相關的著作有《鈐山堂集》《鈐山堂詩抄》《鈐山詩選》《振秀集》《直廬稿》《南還稿》等。

《鈐山堂集》，鈐山堂者，嚴嵩里居也。是集錄其歸隱鈐山及復出後所作詩、文、碑、序等，頗見不俗之才學，世人多有稱道。是集版本頗多：

一、《鈐山堂集二十六卷》。《明史·藝文志四》著錄，今已佚。

二、《鈐山堂集三十二卷附錄一卷》。明嘉靖二十四年自刻本，十六冊，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今存國家圖書館。

三、《鈐山堂集三十五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別集類存目》著錄。是版今亦不復存。

四、《鈐山堂集三十六卷》。嘉靖間刻本，十行二十字，是集現藏美國國會圖書館之四十卷本而成。

五、《鈐山堂集四十卷》。(一)嘉靖三十年嚴氏自刻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欄，版式橫寬，版心亦寬，白棉紙初印，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著錄。(二)嘉靖戊午(一五五八)刊，十二冊。湛若水等十人序。是本，卷二至四，詩前稿一百七十三篇；卷五至六，詩使粵稿一百二十八篇；卷七至八，詩留院稿一百一十三篇；卷九，詩使粵稿、留省稿六十五篇；卷十至十一，詩南銓稿九十七篇；卷十二至十七，詩南宮稿一百九十七篇，詩餘六篇。刊印極佳，南京大學藏本有『彭澤汪辟疆藏書印』『汪辟疆捐贈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等印記。(三)嘉靖間刻本，楊慎評點，十八冊，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善本著錄》。(四)乾隆戊寅(一七五八)萬松樓刊,《販書偶記》著錄。(五)嘉慶丙寅(一八〇六)重鐫本,家藏板,十冊卷首有十二家序書,內有『江西人民圖書館珍藏』之印記。(六)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依嘉慶丙寅本重印,十行二十一字,書名題《鈐山堂文集》。

六、《嚴介溪文集》。待考。

七、《鈐山堂集七十二卷》。未見收藏。

八、《鈐山堂集八十三卷》。明嘉靖間刊本,包括《鈐山堂集》四十卷、《南宮奏議》三十卷、《歷官表奏》十卷、《直廬稿》二卷、《附錄》一卷。

《鈐山堂詩抄》,二卷,一冊,嘉靖間刻本,九行十七字。選《鈐山堂集》至一百七十餘首。《中國善本書提要》著錄,現藏國家圖書館文津廳。

《鈐山詩選》,民國《介橋嚴氏族譜·少師介溪公傳》中提及,是書未見。

《振秀集》二卷,一冊,嘉靖間刻,九行十八字,是集凡一百五十五首,初為楊慎所選,次為皇甫汈所選,至顧起綸已是三選本。《振秀集》之名,取於陸機《文賦》『啓文秀於未振』之語。現藏國家圖書館文津廳。

《直廬稿》,嚴嵩入閣後在內直之作。一為二卷本;二為十卷本:(一)嘉靖三十二年自刻本,四冊。為近體詩三百一十六首。(二)舊抄本,扉頁有『南萬柳堂藏印』,《販書偶記續編》著錄。

《南還稿》,一卷,一冊,嘉靖間刻本,八行十八字,為嘉靖四十一年致仕後所作,今國家圖書館文津廳藏有一殘本,卷內有『國立北平圖書館珍藏印記』,正文凡十二頁二十六篇,對研究嚴嵩晚年的生活與思想彌足珍貴。

儘管上述所及與其詩歌相關,但一直未見理想集本,更未見理想校點整理本。直到楊璐的《嚴嵩詩集》正式出版,纔真正有了比較可靠的閱讀版本。儘管如此,亦尚有不愜意之處。本箋注在充分參考吸收多種版本之優的基礎

上進行對校與注釋。力圖更爲科學地呈現原詩面貌，以便研究者以及愛好者原生態進入文本理解、感受與對話，更爲深入地研究嚴嵩其人其文，從而還原出一個立體的嚴嵩。

一、關於版本

箋注以綫裝書局二零一二年版楊璐校點整理的《嚴嵩詩集》爲底本，以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四年自刻本《鈐山堂集三十二卷附錄一卷》爲參校本，以嘉靖戊午（一五五八）刊，南京大學藏，標有「彭澤汪辟疆藏書印」『汪辟疆捐贈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等印記的《鈐山堂集四十卷》爲對校本。

二、關於繫年

本箋注在對嚴嵩詩歌進行繫年時，從明代歷史出發，以中國人事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曹國慶《嚴嵩年譜》爲參考，以復旦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鄭利華《王世貞年譜》爲參照，細心考究，謹慎下斷。曹國慶《嚴嵩年譜》，儘管是目前唯一用力最勤、相對完備的年譜，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仍有不少舛誤。必要時，參照其後人及鄉賢之作，予以佐證或補充。其如嚴日文之《探蹟索隱——談談我在嚴嵩問題上的疑惑》，其例杏子《嚴嵩趣聞逸事》之『嚴嵩年表』。儘量根據考訂的結果，相應地對相關詩作的編年作出說明或調整。有的甚至略參評傳史料。

（一）各詩第一條注，首先注明寫作時地。能詳則詳，當簡即簡。

（二）有的詩難以判斷年代，或難以指實作於某年某月，若不清楚，或難於考訂，則不注明繫年。

三、關於注釋

注釋是本書致力之重點。體例上仿中華書局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與河北人民出版社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蘇軾全集校注》。

（一）注文徵引之文獻資料，均標出作者、書名、卷次、篇名。一般史書標書名和篇名，詩話、筆記、雜著與